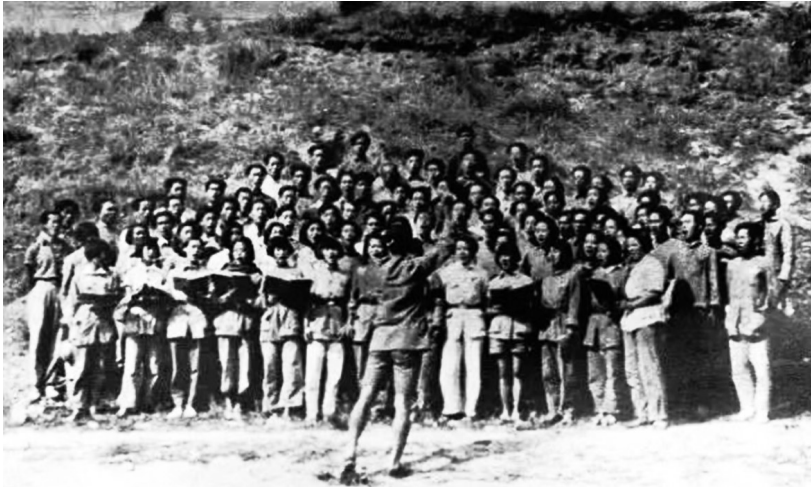


核心提示

岁月绵长,回响悠远,人总是借着某种机缘,打捞起记忆中的二三事。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中国交响乐团组织召开了“赓续延安精神,弘扬民族经典”——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座谈会。我有幸作为嘉宾,与很多老朋友相聚、畅谈、抒怀,言至动情处,竟忍不住泪水潸然。



冼星海指挥《黄河大合唱》



与国家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黄河大合唱》

1939年3月,在抗日战争最胶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危难关头,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作曲家冼星海抱病写作六天六夜,完成《黄河大合唱》全部谱曲。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的音乐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从此,《黄河大合唱》从延安传遍中国,传向世界。作为一支国字头文艺院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为中央乐团)累计演出《黄河大合唱》千余场次,而我与这部不朽之作也有着深沉似海的缘分。

我很幸运地参与了《黄河大合唱》中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恢复。1939年在延安首演时,《黄河大合唱》是八段体,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演七段,没有第三段。当年演八段的时候,是词作家光未然自己朗诵的。严良堃(编者注:已故)指挥曾经跟我讲过,光未然当时是站在麦垛上,披着黑斗篷激情迸发地朗诵。新中国成立以后,光未然老师只在北大共青团的活动中朗诵过一次,后来便再没演过。

1986年,有唱片社计划出一套全版《黄河大合唱》,包括第三段。严良堃老师找到我,给我一个黄色封面的小本,里边是这部作品的简谱。他说,你先试一下。回到家里,由我夫人哼着旋律,我来念词,一连三遍,结果都一样:音乐偏长,朗诵词短。朗诵完了,还有三分之一的曲谱没走完。我赶紧向严老师做了汇报。他说,第三段要以朗诵为主,你能否按照朗诵的感觉录一版纯语言的?很快,我们录好之后就交给了严老师。后来,严老师和作曲家施万春一起拿出了一版跟朗诵词长短相吻合的钢琴音乐,我们拿回家里一听,觉得非常好。

没隔几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央乐团排练厅,排练《黄河大合唱》。那是1986年,当时装



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排练

瞿弦和： 我的“黄河”情缘

修得没有现在这么好。我站在乐队前面。记得当时乐队的乐务说了一句话:同志们,那七段大家都熟,咱们过一遍就行。这第三段,头一回合,大家要有精神准备,估计得试几遍。但是没想到,因为事先做的准备工作充分,我与乐队的配合严丝合缝,一遍就过了。乐队和严指挥都非常高兴。从那以后,《黄河大合唱》就有了八段体的完整版。很荣幸,我们夫妻俩参与了恢复工作,而我也成了全版恢复后第三段的首诵者。

全版恢复后的第一场演出,光未然老师来到了剧场。严指挥习惯称他“光年”,光年同志是我们文化艺术界的老领导。

“小瞿啊,今天光年来了!”“我去迎一下!”“你别着急,他听完了肯定来找你!”演出结束后,光年同志果然来到后台休息室,找到了我。他紧握着我的手,说了三个字:谢谢你!他没再说别的话,而我强烈地感觉到,他和我握手时,手特别有劲儿,眼睛里还含着泪水……那个场景,终生难忘!光年同志多年的愿望实现了,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恢复了!从那以后,只要演“黄河”需要我,我总会推开别的事情参加,义不容辞地参加。

1987年卢沟桥畔唱响“黄河”,以此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前的台阶上,大乐队赫然眼前。那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恢复以后的第一次露天演出。因为没有合唱,我一度担心,那么长的朗诵,观众坐得住吗?而且,那么大的场子,当年还没有先进的音响设备,这行吗?严良堃指挥也有点担心,但他还是宽慰我:“别着急啊,稳住了!”出乎意料的是,观众都听得聚精会神,结束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时我也很激动。更有意思的是,我跟观众一起离开现场时,前面有两位观众发自内心的感叹:今天真过瘾,听了《黄河大合唱》,还加了一段黄河大朗诵,值了!我走在他们后面,心中暗喜,这说明老百姓认可了,他们听懂了,他们喜欢!

上世纪90年代,我随“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演出团赴台湾。在台北、台中、高雄都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在台北,我陪严良堃老师从剧场后台走出来,看见有许多观众正等待严老师签名。一位观众看见了我,就说:“第三段我以前没听过,这还是第一次听,您在台上朗诵得很激动,我们在台下也很激动。我们华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世界哪个角落,都喜欢《黄河大合唱》,为什么?因为我们华人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再讲一点儿我对中国交响乐团的感受。我觉得国交有一个好作风、好传统,那就是对业务的认真、对艺术的探讨、对事业的忠诚。举个小例子,当年第一次在国交排练厅合完《黄河大合唱》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合唱团的男中音小吴对我说:“我给您提个建议啊,第一段‘黄河船夫曲’朗诵词中那句‘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文字上是分开的,但是朗诵的时候最好把‘那么你听吧’五个字连起来诵出,然后再引出后面排山倒海的合唱。”我按他的建议去做,发现朗诵的感觉真的就不一样了,更能把合唱的气魄、气势给带出来。我在想,一个合唱队的队员那么诚恳、那么真实、那么热情地跟你讲出心里的想法,真让人感动!

严良堃指挥要求得更细致。第七段“保卫黄河”,要在鼓声中朗诵“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在语气上,我把“但是”两字格外加强了,我想的是要体现中华民族的气魄。而严老师说:你加进戏剧色彩很好,但不要一开始就呐喊,而要把心里内在的情绪逐渐递进地表达出来。一直到最后那句“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情绪达到顶点。这样,力度和深度就都有了!

回首艺路,担任《黄河大合唱》朗诵近四十年,成为我最难忘的经历。择一事,终一生,我愿继续发挥余热,永远为中华民族高歌。

据《北京日报》 瞿弦和/文

人物

他们哪里知道,张桂梅对这些孩子的心思了如指掌,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她说:“你们继续,我听着呢。”面对如此的“狠招”,孩子们彻底服了。从此,学生宿舍里再没有类似的“卧谈会”发生。

时代发展的速度是特别快的。每一个时代,小孩子们都有各自的娱乐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孩子们玩的是跳皮筋、踢毽子、滚铁圈。到了90年代末期,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电脑也还没有普及,但是,全国各地的县城里,大街小巷都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电子游戏厅,再后来,便出现了网吧。

华坪县城也不例外。先是台式电子游戏机摆满了县城的各个角

落,每天都有一些年轻人泡在里面,沉迷于游戏中,不顾一切地“冲杀”。紧接着,一家家网吧里,一些年轻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在网上玩游戏,他们抽着烟,喝着酒,一宿一宿地待在里面,根本不管外面的世界是春花绽放,还是秋雨连绵。就这样,很多人的青春时光荒废在那些空气污浊、烟雾腾腾的地方了。

当时的游戏厅和网吧的老板只顾一心赚钱,根本没把“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规定放在心上,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是不是学生,只要交钱,都放进去了。很多涉世未深的孩子,就这样迷上了电子游戏和网络,躲着家长和学校的监督,想尽一切办法跑到游戏厅或网吧里去。长此以往,一

希望出版社

43

陈洪金 著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个个原本聪明好学的孩子,开始成绩下滑,最后在升学考试中一败涂地,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早早地结束学校生活。

华坪县民族中学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这一时代潮流席卷而来的时候,一些男孩子虽然出身于贫困山区,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毕竟年幼,容易被诱惑。而

连载

山西教育出版社

43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崖底呈碎裂状,似由乱石堆砌而成,裂隙间有涓涓流水渗出,不仔细端详很难发现。这便是传说中的马刨泉,却与传说中的不一样,或者说,踏雪乌骓马不是从地上刨出泉水的,而是双蹄击碎崖壁,从岩石碎裂处震出泉水的。当然,传说便是传说,即便史实,历经千年也会面目全非的。而

当下,阳光几乎照不到这里,泉水清凉彻骨,泉边泥土湿漉。看似水流不大,却有一条河从旁流出,一路去了介休水涛沟,去了汾河。

自断崖处沿河而下,地势渐渐开阔。没有风,阳光照下来,脖颈渗出汗水。显然,这不是迷彩服的原因,而是小气候的原因,马刨泉沟的气温远高于岭上,甚至两地就是两个季节。顺河而下,见一大片河滩地,或因少有人来的缘故吧,茅草密实,差不多一人高,简直可用“蓬勃”二字形容。田地间没有路,田地边没有路的,可田地撂荒,田边路便被雨水冲毁。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依我看,地上本有路,无人走了,便也没有了路。

世上事本就是终而复始、如环无端的,偏于一端,感知便会少去一半。踱过茅草地,见河水从山脚绕过来,回环处是一块台地,台地上高墙耸立,颇似枕水入眠的江南景致。还以为是一户人家,老乔却说是一座庙。也是,在北方,最好的风水都要留给神灵的,神灵开心,神灵护佑,人才可以安心活下去。踏水而过,缘羊肠小道而上,见一四合院,院内茅草黄绿参半,房屋年久失修,梁柱横七竖八,说是庙,却不见神像,而临水而立的建筑更像一座戏台。好端端一处风水,便这样遗弃了,不由一声叹息。

河对岸是马刨泉村,本想是座山庄窝铺,孰料村口竟横着一道砖砌门洞。

纪实